

# 和20岁的自己对话

## ——在棉兰亚院的讲座



新加坡：叶孝忠

虽然在不少地方做过讲座，但这次是难忘的一次。学生特别的热情，欢呼声不断，这才是年轻人应该有的躁动和生命力。如果你了解印尼华人在学习华语方面的处境，在经历了

四十年的断层，现在他们或许更珍惜能用华语来表达自己的机会。

讲座的问答环节，同学也踊跃发言，其中一同学的问题令人印象深刻。虽然她的表达不尽完美，但至少比我的马来文强一百倍吧。

问题是这样的：一路走来，如果你有机会和20岁的自己再次对话，你会和他说什么。

我一直都是以自己选择的方式过活的人，一路走来不算是最轻松的。但人，至少对我而言，不是为了容易活而活下

来的。到目前为止的每个阶段，我所做的决定，都对自己最诚实。我如果有机会，也是我想对这些学生说的：如果你早定义了你想要做什么，那么在能选择的情况下，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不要怕。

我没机会和同学分享，我曾经以此写过一篇文章。那是好几年前的中亚旅行，那次的旅行，我由喀什出发，重新走了一趟大学毕业后去过的旅行，在全世界最美的公路上，再次被眼前风景所感动：

“山的另一头就是巴基斯坦了。”司机说。有20年了吧，当时我就沿着悬崖边上的公路前往喀什，天气已经转凉了，山头上的雪越积越厚。我和几个巴基斯坦人挤在一辆小破车里，一起旅行到喀什，他们的旅行是为了做生意，我的就单纯为了走这条路，看看路上的风景。

时间是奇妙的，看不见触不到，但却悄然改变身边的事物，比如容颜和心态。

20年后我再次在山的另一边看到同样的风景，如果群山

之间有个时光之门，或许我能打开这道门回到20年前，对那个在车上战战兢兢的我说：往后的20年，你会有一段精彩绝伦的经历。你会做出错误或正确的选择，你会有失意和得意的时刻，害怕和倦怠是正常的。别害怕。

谢谢亚院的邀请，也谢谢相遇的朋友们，包括林来荣先生、洪华强先生在百忙之中，带我们逛棉兰品美食，还有漫画家傅维典先生的夫人送的小肉粽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滋味和回忆都是难忘的。

作者介绍：旅行途中不断从事出版、写作和导览等创意工作。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栏作家之一，他的散文多写旅行与饮食题材，要把这两个领域的文字写得好并不容易，他都做到了。曾担任《孤独星球》指南出版人，也是新加坡知名旅游作家及《联合早报》专栏作家，经常受邀到各大学府进行专题演讲及创意写作课程。在中国大陆与台湾、新加坡，他出版旅游文学《慢行不丹》、《缅甸逆旅行》、《蔚蓝岛屿》、《创意上海》、《12345》、《食遇》、编著《我星国我街道》等十余部作品。在任职《孤独星球》期间，他带领约100名来自中国内地港台各地的作者和编辑出版了超过50种图书和指南，他所参与策划的丛书。

### 椰風星雨

本报评论员：余凡

作为开国元首的继承者，斗争民主党(PDI-P)于6月24日在首都雅加达史纳延区的“朋加诺体育馆”(GBK)召开了声势浩大的“朋加诺之月”(BBK)纪念活动。

《独立网》(Merdeka.com)于24日报道，参加盛会的文化人普德(Butet Kartaredjasa)在祝贺活动获得成功的同时，还语带双关地讽刺某阵线和团伙：“这边有传承的精神，那边却高呼要改变。噢！这就是所谓的竞争。”谈到淹水的困扰：“这边的说法是洪水灾害，那边却称作是停泊的水。呀！那是脑子愚蠢所致。”引发哄堂大笑。

接着，他还以短诗朗诵：“用茄子辣酱烤鲜鱼，加上牛肉块味更佳。有人违规被肃贪局关注，却到处喊冤是政治迫害。”谈到来届大选：“佐科谁说继承人头发已白，勤奋为国贡献任劳任怨。全国民众肯定会伤心失望，倘若将来的总统竟好绑架。”他在最后的叙述是：“科莫多的后代缩小成蜥蜴，用椰浆制成咖喱也不好。如果妄想以交易手段当上领导，保证绝不是国家风范的政治家。”激起各界的评论争议！

《采访网》于25日报道，大印尼党总部(DPP)主席利扎(Ahmad Riza Patria)在雅加达北区青年馆答记者时说：“就如帕拉波沃(Prabowo Subianto)先生所嘱咐的，面对任何人的讽刺、欺凌、抹黑、诬蔑，要求我们所有党员干部能以善意面对。”所以他对相关的讥讽并不在意。显然“低调处理”，以取得民众的同情。

《第一电视网》(tvOne-news.com)描述，布德在“朋加诺体育馆”举行集会的数千名

## 总统选战前的政治短诗

斗争民主党员干部前，表扬该党“传承的精神”，并意有所指地讽刺某些人物只会高喊“改变”、“治水”、政治迫害；他还提醒民众切莫选出“爱好绑架”，没有“国家风范”的政治家，谨慎挑选适合继承佐科维总统建国方略的接班人。紧接着是艺术家格丽丝娜演唱题为“甘贾尔第一，甘贾尔就好”的歌曲。

《采访网》于26日称，大印尼党副主席哈比卜罗曼(Habiburokman)在议会大厦受访时表示，虽然布德朗诵的诗歌听起来有刺耳的嘲讽，但政党尊重言论的自由。“何况，诗歌的主题和目的，比如什么你不清楚。”“我们让民众自行评价吧，那些短诗究竟不利于朗诵者，或是别的人物？”“祝愿伯布德身体健康，更加聪颖、敏锐。”

《播客新闻》报道，大印尼党副总主席法德里(Fadli Zon)也对布德的讽刺诗做出回应，他在推特个人平台留言：“布德处境不太好，姑且让他发牢骚，挣点东西装钱包。”国防部发言人丹尼尔(Dahnil A. Simanjuntak)也在推特就“爱好绑架”一词提问：“布德的意思是什么？算了，我们没有时间对充满仇恨的指责表达不满、愤怒。忘掉吧！为了国家的进步而共同拼搏，不要损害了民族的团结。”

《点滴网》(Detik.com)近日重翻2018年大选前的旧案，当年，佐科维总统在棉兰省中部的亲民活动时谈起被政敌“抹黑”为“印共支持者”的事例。他说：“大家可以尝试在社交媒体找一找，有艾迪于1955年演讲时的照片，而我竟站在下面？天晓得，当时我还没出世，但却被贴在照片上。”“这让我有时禁不住想打一巴掌，那造假的人在哪里？”

“这4年来我不断被诬蔑，上帝啊！容忍，再容忍，但我必须说出，因为据说有6%人民相信谣言，6%相当于9百多万人啊，他们竟然会相信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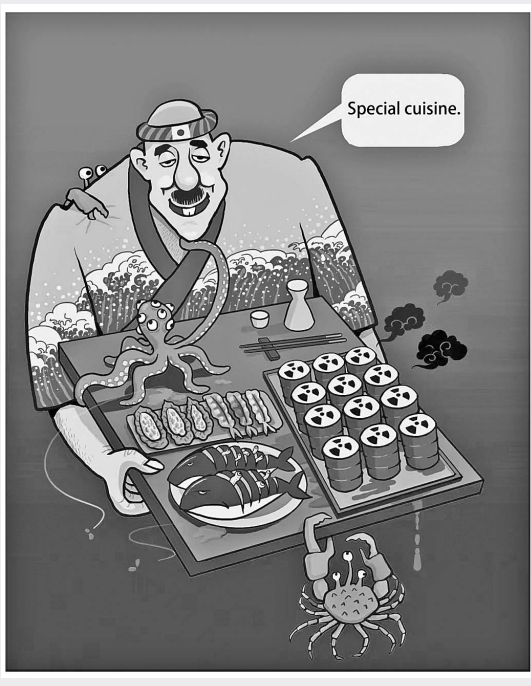
法德里没有仗义直言，反而于11月24日似是而非地写了讽刺佐科维的诗歌，题为“我真想打一巴掌”(Mau Saya Tabok Rasanya)：“我真想打一巴掌，当你轻松地撒谎，从地震震穿到ESEMKA电动车。我真想打一巴掌，当你任意调高物价，让百万家庭陷入困境。我真想打一巴掌，当你输入白米砂糖，农业破败收获痛苦。如今你又把国家抵押，盲目追随自由经济，外资掌控了所有资源。我真想打一巴掌，让你看清现实，而不是海市蜃楼。”但这首“泼脏水”的诗歌，却得到反对阵营的大声喝彩！

《苏岛之声》于27日称，阿尼斯的支持者格伊斯(Geisz Chalifah)回应布德的短诗说：“阿尼斯从未在任何场合，为任何方面提供攻击任何个人的平台。布德却不同，

竟在党员大会上发表个人演讲，而他们在散布着诬蔑的言论。”但不敢否认“改变联盟”、“停泊的水”、“政治迫害”及绑架事件是公开的话题。

当然，网络上随即涌现呼应格伊斯，批评斗争民主党及布德的言论。除了几个耳熟能详的反对派政客的陈腔滥调，有账号@nawat\*\*\*的网友写道：“斗争民主党召集的活动真让人羞愧，竟让布德朗读散布仇恨的诗歌。”@bal-lambin\*\*\*留言：“倘若他们明白文明比知识重要，这样的言论当然不会说出来，何况被公众传阅；他们没有觉察，自己应该惭愧。”有的还说：“野蛮民主已明目张胆地攻击敌对立场的个人。”

有网红政论员分析，布德讽刺诗所提的事例的确存在，而没有针对什么人，所以只属于“揭短”(Negatif thinking)而非“抹黑诬蔑”。不过，党派在举办与2024年大选的活动时，若能展示踏实的治国方略，作出更好的典范，必将收获更多的支持。



漫点南洋 『日式料理』周喜悦 投稿邮箱：editor@sgoinfo.com

## 永远闪光的青年时代

——沉痛悼念周彩英团友

雅加达：许明



2023年6月23日晚8时45分，群岛艺术团周彩英团友走完了！

5月29日下午，我陪太太——你的同学探望你，你的爱女引领我们走进卧房，宽敞明亮，医疗设备齐全，两位高级护士日夜轮班看护，主治医师也定时来巡查……当我们同声呼叫你的名字，半昏迷中的你，张开眼睛、想说些什么，声音哽在喉头，听不清却能领会你的意思，这时的你，心中是什么滋味和感受啊？我们强忍住眼泪鼓励道：“不要担心，一定会好起来的！”并祝福早日康复！

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：你闪光的青年时代，天生的好嗓子加上努力，那时的你，已是声名远扬的女高音歌手，你庄重大方的台风和甜美的歌声，征服了不知多少观众。

可不是吗？作为黄武殿老师领导的奋勇前进(Maju Tak Gentar)合唱团台柱，你们团一次又一次地，应苏加诺总统的召唤，

为尊贵的国宾献唱充满战斗精神的印尼爱国歌曲，和优美感人的努山达拉民歌，贵宾们一次次报以掌声，表示赞赏和谢意。

1957年7月，你作为印尼代表团成员远赴莫斯科，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，131个国家的34000多名艺术家参加，那时的莫斯科——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，是千千万万青年与学生向往的地方，“到莫斯科去！”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和平、友谊、联欢、交流……联欢会荣获金奖的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后来风靡了全球，正如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，中国音乐家创作的《青年友谊圆舞曲》，响彻华沙上空一样，响彻迷途中的你，张开的眼睛、想说些什么，“欢乐的歌声在回旋荡漾”，“青春的花朵在心中开放”……

在棉华中学毕业后，你到安达拉斯(Andalas)学校任教，为各族群培养印尼文人才，不辞劳苦，谆谆教诲。2002年7月，你随群岛艺术团到北京，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合唱节，在获得演唱中国歌曲的银质奖章中，也有你作出的贡献！

安息吧！彩英团友在你和夫君的教育下，儿女们都有作为和成就，特别是长公子，如今已是印中友好协会秘书长，为印尼和中国世代友好，做出自己的贡献！彩英团友，安息吧！我们永远怀念你



陆军中尉郭子光(Lettu AD Kwee Tju Kwang)，在占碑为民兵提供武器

独立革命时期，在印尼各地都有华裔参与到创建印尼共和国的战斗中。他们有些人参与了许多军事行动，这些老战士牺牲后被安葬在英雄陵园(Taman Makam Pahlawan)，其中有一位是民族英雄。不仅男性群体，华裔女性也参与拥护1945年8月17日宣布的《独立宣言》行动。本文将奉上他们的故事，希望他们做出的巨大贡献能够成为我们的模范。

### 中间少数族群与分裂的华裔态度

## 独立革命时期参与战斗的华裔 (1)

迪迪·瓜尔塔纳达(DIDI KWARTANADA)

1942-1949年是日本占领时期及独立革命时期，动乱、暴力、恐惧充斥之下，土生华裔作家郭添清(Kwee Thiam Tjing)，笔名“带刺的鞭子”曾称这个时期为“烈火燃烧的印尼”(Indonesia dalam Api dan Bara)。日本的占领仅持续3年半，即1942年3月至1945年8月，却对华裔产生巨大影响。紧随其后的革命时期，也就是印尼爆发反抗荷兰的战争时期，也常被称作“预备时期”(Jaman Bersiap)。

革命时期，华裔的态度与立场如何？历史学家玛丽·索默尔斯·海德惠斯(Mary Somers Heidhues)给出如下分析。首先，一部分华裔不希望参与在印尼与荷兰的战争中支持任何一方，因为他们既不是荷兰人也不是印尼人。这种中立态度是荷兰殖民时期“分而治之”(Divide et impera)政策以及日本统治者推行的“再华化”政策

(Pencinaan Kembali)的产物。虽然这种立场常引起批判之声，但讽刺的是，在某些地方，这种“中立”态度却正是印尼民族抗争者要求华裔群体应当持有的。例如，1946年，苏加巫眉(Sukabumi)斗争领导者阿布·哈尼法(Dr.Abu Hanifah)医生曾发表如下演讲：“各位，我相信你们之中有许多人生在中国，并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；也有一部分人是荷属东印度的臣民，现在自动成为印尼国民，他们生在印尼并愿意成为印尼国民；还有一部分群体尚未决定其归属，你们理所当然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。但是，现在，诸位都生活在共和国的领土上，只要诸位与我们同心协力，我们会确保大家的安全。然而我们请求诸位切莫插手印尼政治，保持中立，仅仅是中立就好。我们甚至不奢望诸位会施以援手，因为那样的要求

有些过头。因此，要维护你的利益，需要诸位保持中立，切莫插手我们的政治。”(Hanifah, 1972: 209)其次，也有一部分新客华裔和土生华裔支持并为共和国而战。林群贤(Liem Koen Hian)可能是发声最多的一位(详情请参阅本部分《林群贤》一文)。一位美国记者也曾描述道：“也存在一个华裔团体与素丹·夏利尔(Sutan Sjahrir)贴近社会主义思想理念，素丹·夏利尔认为华裔族群的未来是在新印尼走同化之路”。再次，二战结束后，中国成为五大战胜国之一，大部分华裔希望获得其保护，因此他们最终在荷印战争中保持中立。

这种中立态度也由华裔“中间派少数族群”(minoritas perantara)的历史地位造成，社会学解释该定义为：在多民族社群中，有居于族群等级上层的占统治地位民族和下层的占从属地位

的民族之间的中间阶层特定族群。该族群被称为“中间派少数族群”……在上层民族和下层民族之间，中间派少数族群常常发挥着中间人的作用。他们通常占据着经济系统中中间的位置。作为商人、店主、放贷者、独立的专业人士，他们在谋取生计中发挥着各种作用。因此，他们既服务于上层族群，也服务于下层族群。他们从事的经济事务

被上层阶级(精英阶层)仇视，并认为是有失体面。任何事情只要与他们中间人的经济地位相关联，他们会明显感觉到来自自身以外的上层族群和下层族群的敌意。在局势紧张时期，他们自然成为替罪羊。

在族群数量及政治地位上，他们毫无优势，于是便向占统治地位的上层族群寻求保护。因为只要占统治地位的族群还需要他们发挥经济作用，就会给他们提供保护。

(原载《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(第三册)》。本篇未完待续)



郭子光陆军中尉的退休军人证